

## 我為卿狂 李阿飛

朱玲玲結婚了，不過新郎不是我。這原是人人都知道的事，但是也正因為如此，阿飛即使一生瀟灑不羈，也難免有點黯然神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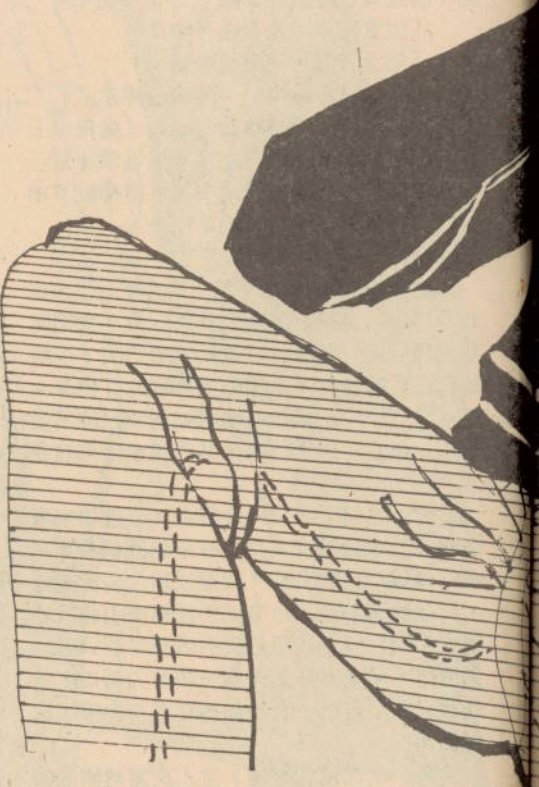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為今日的玲玲慨嘆，我只為昨日的玲玲消魂。

玲玲可算是認識我的，也可算不認識。如果沙老頭說得沒錯的話，KNOWING 就是 BEING，那麼我們是的確認識過的。儘管是那一剎那，只要我倆底心靈曾經溝通過，那麼，套句依達、嚴沁式的流行說法，那一刻就是永恆！

算起來，認識 LORETTA 應該是年多兩年前的事。那時候，我在一間出版社工作，掛名是執行編輯，實際是寫稿佬，每星期閒閒地要交一、二萬經濟文字，如此毫無意義地營營役役，年年月月，不知此為誰生，如果話無割離就假。我又不是我老闆。說起我的老闆，他真是典型的現代 ENTREPRENEUR，年紀不過三十，精力過人，一天工作不下十二小時，仍然精神奕奕，笑面迎人，信心十足，也許這就是梁啟超的所謂「敬業樂業」吧？SHIT! 說穿了，一切都是金錢作怪。據說，香港現時的億萬巨富都是捱出頭的，譬如長江實業的李嘉誠、新鴻基的馮景禧、郭得勝、玲玲的家公霍英東、還有落難的李保羅……老闆深信，在香港地，要發達，就必須篤行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的哲學。聽說他早年也曾是學運的中堅份子，毛老頭的「實踐論」，看來他是要「活學活用」了。

我是不相信吃苦的。難道現在還苦不夠，幹嗎要這樣作賤自己？我不是釋伽牟尼。捱苦發達，只不過是一個神話，十多年前還說得通，那時自由競爭，一個暴動發了不少人，今天那一行不是由集團壟斷經營，要發唯有買六合彩了。女孩子呢，大概就要走朱玲玲的路綫吧。寫到這裏，又有點心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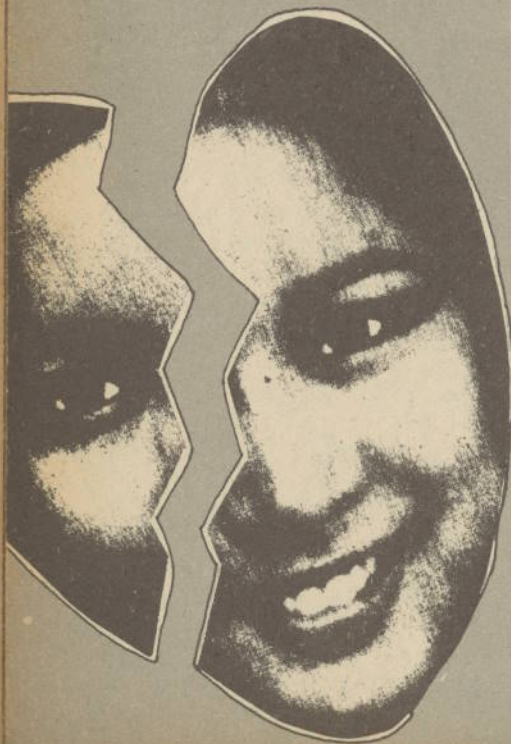
說回與玲玲的邂逅。有一天下午，百無聊賴，老闆又剛巧出外，斷估不會五時前回來，正是蛇王的大好時機，於是執拾一切，往中環逛街去。行行重行行，不料來到先施樓下，抬頭一望，見有標貼宣傳下午四時有



夏季時裝表演，說實話，時裝表演我從來未看過，除了電視和雜誌報章上的圖片。但我卻認識不少模特兒的名字，例如那時紅極一時的文麗賢、柴文意、許珊、鄧拱壁、劉娟娟……我喜歡的只有張琳玲。不過，我卻無興趣到大酒店吃午餐，扮紳士看時裝表演，做其斯文咸濕佬。女人，滿街都是，要看儘管看，不必假惺惺。這次可不同，既免費，又得閒，就算開開眼界。

夏季時裝必然包括泳裝，在天橋上的幾位女孩子，我只認識一個黛安芬小姐鄭美寶。這位胸圍小姐，身裁的確不凡，林建明之流也要行埋一邊，但她臉如土灰，是歐美流行的 FRIGID 死屍型，我可胃口大倒。然而，嬌小玲瓏、笑容可鞠、皮膚棕銅，有如新奇士一般的朱玲玲的出現，卻令我精神為之一振。

我那時並不知道她的名字，我只為這一個十七歲模樣，活潑可愛的女孩子看得出神。心中正盤算怎樣認識她，脚步卻越移越近







台前，我要把她每一寸的肌膚都看得透徹。我看女人真有一手，眼光就像靜電波傳送一樣，直向目的物掃射。終於有反應了。大概是我底奇異的眼光令她懷春蕩漾的心感到震盪，她不期然也向我回望過來，淺淺的梨渦泛起了一絲喜悅。對我來說，這一望才是歷史性的時刻。回頭望過去，這個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。

之後，我千方百計要認識她的名字，看「姊妹」、「婦女與家庭」、報紙的婦女版也特別留神……可惜她籍籍無名，我只能在嘉林表和新奇士的廣告找到安慰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跑到廣告公司見工，才知道她就是朱玲玲 LORETTA，香港快要誕生的最偉大的 CINDERELLA。

玲玲原來是業餘模特兒，只有十七歲，在 KGV 就讀，我見工時她剛巧來試鏡，大家打個照面，很遺憾，她已經把我忘個乾淨，只是禮貌地笑一笑。我當下沒有灰心，以為見工成功，以後近水樓台，機會還大把。可惜，上帝總喜歡和我作對，我被摒諸門外。以後的日子真難過，除了據守電視機旁，我就只能在綺夢中和玲玲會面。

幾個月後，港姐競選的名單上，我赫然發現了玲玲的名字。決賽那一夜，我推了所有女朋友的約會，默默地迎接玲玲的勝利。她的確是與眾不同的，一潭濁水，她以彗星的姿態照耀全場。我沒有看錯她，就如我沒有看錯祿怡一樣，她從容當上了香港小姐和最上鏡小姐。

我沒有為她感到高興，我只感到悲哀。人一旦走到最高峯的時候，也就是殞落的開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玲玲一朝成名，就墮進上流社會的囚牢，她已經沒法改變自己的軌跡。她一日一日地變，變得令我吃驚，娛樂花邊新聞多羅羅，所說的都是蠢話。然後，是霍震霆的出現（這種人的出現是遲早問題）……嗚呼！一切都無可挽救，我和玲玲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，我們是真的完了。

朱玲玲嫁了，嫁了個「大小便不分」的人物。我沒有惋惜，在香港這個慾利當頭的社會，這幾乎是大自然的規律。此刻，我漫不經意地翻閱電視周刊和報紙，忽然之間我想再看看伊力卡山的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。

玲玲，你也會看嗎？  
如果存在是荒謬，愛情就是虛無。